

新词新语规范研究的 “语感困境”刍议

苗永川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就全球范围看,新词新语的研究应该是整个语言学界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在最近20多年的研究中,现代汉语的新词新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规范研究始终在该领域最引人注目;但由于科学视野偏狭,以相关的动态流通语料库为依托的计量分析的薄弱,致使和新词新语的规范研究密切相关的“频率”、“分布”、“流通度”、“规范度”等问题难以得到较合理的解决,新词新语的规范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根据部分语料拍板、跟着感觉走的“语感困境”。突破“语感困境”的制约,把新词新语的研究推向现代化、科学化,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新词新语;规范;计量分析;语感困境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4-0075-04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对而言,语言的重要构成要素词汇的发展快于语音、语法,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转型的时期尤其如此。新词新语的大量出现,正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革。在世界范围内,狭义的新词语,即进入民族共同语的稳定的规范的新词语,各种语言大概以每年几百、甚至上千的速度增长,据巴恩哈特(Barnhart)统计,美国英语每年产生新词约800个,仅《韦氏新国际词典》的第三版补编就收了1961—1976年的5000来个新词语;巴黎国际法语委员会调查显示,1973—1979年产生了约10000来个新词语;俄语50—60年代每年产生新词语约180个,70年代每年产生约180来个,80—90年代更多^[1]。新词新语的大量涌现,推动了新词新语类工具书的大量出版。在最近20多年中,据不完全统计,英美国家的新词新语工具书已逾20多种,其中不乏学术性的,也有侧重流

行性的,也有兼而有之的。与《牛津词典》有关的、与《韦氏第三版》有关的以及由巴恩哈特父子等主编的涉及新词新语的工具书,成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新词新语词典的代表;相对于学术性词典的是侧重于流行性的词典,它们及时收录流行于生活中的新词;此外,还有像《美国语》、《北美辞书学会刊物——词典》等杂志,它们已经成为评介新词新语的窗口^[2]。据粗略估计,我国近20年中新词新语大概每年增加700—800个。《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与1990年修订本相比,根据近年来社会生活、科学技术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新增加词语6000余条,增收的词语中,新词语占很大比例。此外,除了一批年编类的新词新语手册问世以外,还有《现代汉语新词词典》(于根元)、《新词新义词典》(雷良启、王玮)、《汉语新词词典》(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等十多部新词新语词典先后出版,共收新词新语15916条^[3]。

收稿日期:2008-10-11

作者简介:苗永川(1949—),男,山东黄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就全球范围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词新语研究应该是整个语言学界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信息科技已成为整个高科技的先导,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成为信息科技的主要内容,自然语言处理与理解已成为智能计算机研制的切入点的 21 世纪。就现代汉语新词新语研究而言,尽管 420 多篇论文及一些专著分别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心理语言学及语用学的视角、本体语言学及应用的视角,以动态的语言观为指导,对新词新语的特定内涵、判定标准,对新词新语的显现、隐退、预测、推广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它仍然存在诸如理论广度和深度不够、偏重简单的分类、疏于宏观的系统构建、动态的历时考察和监测薄弱等问题。尤其是以相关的动态语料库为依托的计量分析的薄弱,传统的缺失现代科学因子的内省式的简单枚举法对当代语言计量统计分析方法的挤压,使对新词新语的判定与审视陷入了根据部分语料拍板、跟着感觉走的“语感困境”,致使新词新语研究的科学视野较为狭窄。

在最近 20 年的研究中,新词新语的规范始终是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人们认同新词新语应当“约定俗成,逐渐规范”,“既约定又俗成”^[4];强调新词新语的“新颖度”,即新词新语必须有一定的时限性^[5]。这可以视为新词新语规范的总原则。以此总原则为指导,人们提出了若干细则,诸如:明确性原则,即新词新语表义上必须独特而明确,构成方式上有一定创新;必要性原则,即新词新语在交际表达上是必要的,否则会形成交际中的空白;普遍性原则,即新词新语在公共传播媒介的流通度高,人民群众对其接受度高;稳定性原则,即新词新语不是转瞬即逝的所谓“流星词”,而是具有复呈性和一定的稳定性^[6]。此外,还有人强调了“互补性原则”,即尽管新词新语与原有的词语在意义上等值,但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具有特殊的表达风格,在语用、色彩上和原有词语互补^[7]。在对规范标准进行探讨的同时,人们还关注规范的层次性。新词新语产生后,有的问世不久便昙花一现,成为所谓“流星词”;有的继续不稳定地在较狭窄的范围使用;有的具有普遍性,在社会传播媒介广泛使用,逐渐稳定下来,最终进入了民族共同语的词汇系统。鉴于此,相对于新词新语初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人们把新词新语分别分为:一般意义的新词新语、社会通用和进入共同语的新词新

语,以及规范化的新词新语;把收集整理不同阶段的新词新语工具书分别分为:“年度的‘新词语汇释’或‘新词语手册’”、“描写型的新词语词典”和“规范型新词语词典”^[8]。这种从理论上把新词新语看作一个原型范畴,从操作的层面关注规范的层次性的探索,是极其有意义的。新词新语中的新词与生造词的判定,也是新词新语规范中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交际中的必要性是新词和生造词划界的第一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而表义明晰准确、构词符合规律、语音上无混淆等,则是第二条标准^[9];有人强调“品味”“规范度”概念在新词和生造词划界中的重要作用,规范度太低的,应当属于生造词^[10];更有人认为:现行的标准很难从本质上区分新词和生造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从结构、表义、语用、语感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之外,更需要我们关注交际值、规范度、流通度等问题。很明显,无论上述的新词新语规范的总原则,还是总原则指导下的细则,还是对新词新语规范的层次性的把握,还是新词和生造词的界定,在具体实施中都会涉及到“频率”、“分布”、“流通度”、“规范度”等问题。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问题较为圆满的解决,就谈不上新词新语的规范,更谈不上新词新语研究的深入发展,真正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新词新语词典的编纂;而在最近 20 多年的研究中,在未能拓宽我们的科学视野、在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充分运用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真正把语言研究推向科学化、现代化的情况下,仅仅凭手中的部分语料跟着感觉走,即依赖传统意义上的“语感”来处理分析语料,来探索新词新语的发展规律和编纂有关新词新语的工具书,以求上述的诸如“频率”、“分布”、“流通度”、“规范度”等的解决,只能是一种梦幻,陷入“语感困境”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如此,必须审视当前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感”研究的现状,看其能否担当起新词新语研究的重任。进入新时期以来,语言教学(包括第二语言习得的对外汉语教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语言教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语感的兴趣与关注,但这种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语言教学展开的,围绕着语感与听说读写这一语言运用的基本能力的关系、语感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以及语感能力的培养训练等展开的。语感和听说读写的语言运用的能力之间关系密切,这已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但语感对语言规律的分析、语

言的监控是否非常必要,人们却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语感与分析语言规律的能力并没有密切关系,“西方学者把语感与分析语言规律的能力合称为语言审析能力是没有必要的”^[11]。而有的学者认为:语感等于“共同感”与“差别感”之和,我们在语感研究中,主要应该分析“差别感”,即分析人们对语言中新词新语、新义、新用法,对专业术语和术语义怎样进入一般词汇,对方音、方言词汇、方言义、方言语法等怎样进入民族共同语等进行审析时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并强调通过测量“流通度”,即“一种语言事实在社会交际中的流行通用程度”,“来对语感加以数学界定、加以量化,使得‘能不能说’、是否已经‘被理解’、‘被认可’、‘被传播’变得可以通过‘流通度’的计算进行判定;在此基础上把‘流通度’的知识或者说‘流通度’的获取方式教给电脑,使电脑通过获得‘流通度’来获取‘语感’,使其从而真正获得语言的自学习能力,进入一个新的智能化发展阶段”^[12]。很明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语感与分析语言规律的能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赞同这种观点。而上述的事实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我国从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语感所做的研究还是较为薄弱的,具有动态性、流通性特点的大型语料库还在建设之中,以此为依托的计量研究才刚刚起步,严密的分析和复杂的计算还没有开始,赋予计算机以语感的任务的完成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一切都应当纳入新词新语研究更开阔的科学视野;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凭部分语料拍板、跟着感觉走的“语感困境”,使新词新语研究产生质的飞跃。

可喜的是这种“语感困境”正在发生变化:现代统计方法、以动态、流通的大型语料库为依托的计量分析、对新词新语的历时考察与监测、流通度内涵的基本计算公式及其与语感的关系的探讨、面对21世纪的超大语料库的建设等对现代汉语新词新语研究将产生极大推动作用的问题,正在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有的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有学者把1987—2000年出版的19部现代汉语词典纳入了自己的“新词语料库”,其中出版最早的是《汉语新词词典》(闵家骥等,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出版最晚的是《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林伦伦等,花城出版社,2000),该语料库基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词新语的总体面貌;然后把《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

中收录的1147条“新词”与前述的“新词新语语料库”进行对照(该增补本收录的1205条新词中,研究者认为其中属于“新义”的是58条,因而把它们排除在比照对象之外),与这个语料库联检,但“调查结果显示,1147条新词在新词新语语料库中出现的只有610条,占53%,其中分布在复现率4次及以上者只有137条。这两个比例数字都不高,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或是‘新词新语语料库’本身还缺乏足够的代表性,或是《增补本》的1120条新词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被已有的‘选择’性新词词典关注得少,‘出境’率偏低。”与此同时,研究者又把《增补本》中的1147条“新词”与1991—2000年10年间、约2亿字的《人民日报》联检,结果是:“以出现率100次为界,在此之上的共570条,正好占1147条新词的一半。使用频率高是一个力证,表明《增补本》所收新词有社会基础;而使用频率低则是一个反证。特别是其中有29条新词的检索数为零。”据此,研究者指出:“词频数为零或极低,已经显示《增补本》在及时跟踪新词,反映现实语言生活变化上做出巨大努力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还存在某些明显的不足。”^[13]我们认为,尽管用以联检的语料库缺乏动态性和流通性,有很大的局限,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科学性,但这种有益的尝试是应当肯定的。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的DDC语料库目前已经积累了2001年至今15种主流报纸的近20亿字的语料,是典型的历时动态流通语料库,也是进行新词语监测最理想的语料库。就新词新语的计量分析研究而言,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的研究者采用网上的人民日报检索查询系统,对《新华新词语词典》(2003)收录的五个新词“同比、受众、充电、轻轨、地铁”进行了历时的考察,检索了1995—2004年十年间的语料,以一年作为一个共时点,根据它们每年出现的篇次,分别绘出了五个词语的十年历时变化曲线图,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最终能够进入一般词语的新词语,其历时变化都会呈现为这种上升性的曲线”,这种曲线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将逐渐呈水平性延伸,通过对其历时流通度曲线的观察,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词语的成熟度。这种以相对时间观为哲学基础,在动态语言观的指导下,“发现新词语并观察其在语言使用中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最终归宿”的历时考察与观测,对推进新词新语的研究,对语言规范化和词典编纂,我们认为,其意义是显而易

见的,尽管这仅仅是一种最初的尝试^[14]。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新词新语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正在努力突破“语感困境”,尽最大努力采用建立自己的

新词新语语料库,或利用已有的语料库,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展开自己的研究,把新词新语的研究推向现代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 [1]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J].语文建设,1997,(3).
- [2]高永伟.近20年英语国家对新词的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1).
- [3]刘晓梅.当代汉语新词新语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 [4]陈章太.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J].中国语文,1996,(2).
- [5]于根元,王铁昆,孙述学.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G]//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6]王铁昆.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原则[J].语言文字应用,1992,(4).
- [7]姚汉铭.试论新词新语与规范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1).
- [8]李建国.新词新语研究与辞书编纂[J].辞书研究,1996,(3).
- [9]侯敏.关于新词和生造词的判定标准问题[J].语文建设,1988,(2).
- [10]于根元.新词新语和语言规范[J].语文建设,1995,(9).
- [11]王培光.语言运用能力与语言审析能力的分析与验证[J].中国语文,1996,(6).
- [12]张普.关于语感与流通度的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2).
- [13]苏新春,黄启庆.新词语的成熟与规范词典的选录标准[J].辞书研究,2003,(3).
- [14]刘长征.新词语的历时考察与监测[J].现代语文,2007,(1).

“Predicament of Linguistic Sense” in Norm Study of New Words and Phrases

MIAO Yong-chuan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new words and phrase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global linguistic academia, of which modern Chinese new word -phrase study makes certain progress in the recent 20 years and is remarkable in its norm study. However, it falls into “predicament of linguistic sense” to certain extent, because of the narrowness of its discipline perspective and weakness of i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urrent language material data base, which causes the difficulty in the rational solution of some closely related problems such a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urrency” and “norm” in its norm study.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us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restriction and make the study modern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new word and phrase; norm; quantitative analysis; predicament of linguistic sense

[责任编辑:李大明]